

情感体验实录

批判情人

(下)

主编／赵冬

聆听情感故事

理智对待人生

Jing Yan Ti Yan Shi Ji

吉林人民出版社

情感体验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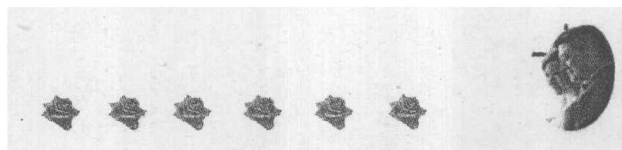
批判情人

127

(下)

主编：赵冬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七辑 情人倾诉

我不是爱情的客串者.....	2
第三者癫狂过后是毁灭	10
情人倾诉	19
情人的葬礼	25
凤女自杀之谜	30
无处告别	40

批
判
情
人
(下)

第八辑 笼中情人

雨夜的迷乱	50
我失去的不仅仅是爱情	5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8
一个小保姆与老教授的爱情故事	63





一个“保姆”的忏悔	69
情爱不是游戏	76
小保姆与男房东的游戏规则	84
“金屋”里的悲惨世界	91
婚外恋情	100
做爱情游戏的青年画家	112
婚外情欲使他们步入死胡同	122
一个死囚情人的自述	129
一九九四年的情人	136
偷情者的悲剧	140
一个被骗的女大学生	147

第九辑 闯荡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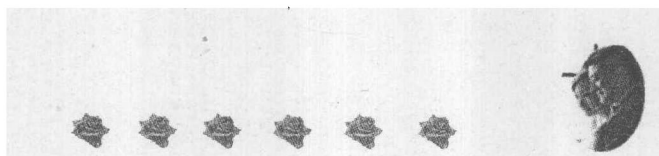


闯荡情门	157
一个富婆情人的忏悔	165
毁于情人	176
我的“第四种感情”贪婪吗?	189
恋人啊让善良送你回家	195
我与“第三者”的一场较量	206

第十辑 找情人太累

不做你的情人	222
--------------	-----





风雪京城情人血.....	225
还回一夜情.....	238
婚外情人.....	242
住在六楼的独身女人.....	250
丈夫的情人.....	254
一段隐情的自供.....	257
偷尝禁果的男人.....	265
噩梦醒来,方知情人最无情	271
找情人太累.....	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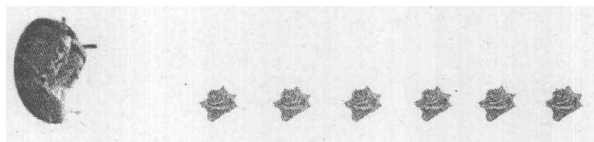
批
判
情
人
(下)



第七辑

情人 倾诉

- ♡ 我不是爱情的客串者
- ♡ 第三者癫狂过后是毁灭
- ♡ 情人倾诉
- ♡ 情人的葬礼
- ♡ 凤女自杀之谜
- ♡ 无处告别



我不是爱情的客串者



情感
体验
实录

这并不是一个多么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

有位前辈说过：世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用三句话说完的。用这一理论来阐释我的心路历程则是：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他并不真正珍惜我，我离开了。

但就是这样一个落入俗套的老故事，却是我生命中曾经走过的一段艰辛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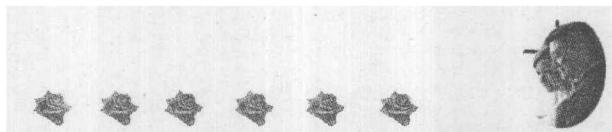
我真想用粉身碎骨永恒这段爱



1993年的夏天，我在西安临潼秦俑博物馆作解说员，每天面对着成千上万的泥人和游人，我对各式各样的面孔早已司空见惯，可当程帝塔似地站在我面前时，那并不高却十分魁梧，绝不英俊然霸气逼人的气势仍令我心上微微一紧。

他沙哑着嗓子说：“我是程帝，今天带一个北京旅游团来参观兵马俑，可我嗓子发炎了，请你帮帮忙。”程帝，这个名字是我听说过的西安最大一家民办旅行社社长。我注意





到他自我介绍时并没有说我叫程帝，而说我是程帝，我对他语气的自负和态度的颐指使气有些不满，却仍是不由自主地听从了他。

在那天下午的合作中，我超出了自己平时的工作范围，不仅仅起到一个解说员的作用，更成为一个带动全团氛围的导游。参观结束时，程帝邀我同旅游团一起吃饭，我看看表已到了下班时间，便欣然允诺。

席上，程帝尽管哑着嗓子很少说话，可偶尔抛出来一言半句话却总是能够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应，他非常自然地成为人群的中心，即使一句话不说，那种惟我独尊的气势仍能深深地影响着他周围的人。散席时，他给我敬酒，看了我一眼，声音低沉地说：“话在酒中。”说罢一饮而尽。我愣住了，如被催眠地喝干了自己杯中的酒，为了他没有说出的话心跳不已。

三天后，我接到程帝的信，夹着一张我同他们在博物馆门前的合影。我同程帝站在队伍的最右侧，他棱角分明的黑脸犹如粗粗雕就的木刻，同白皙纤弱的我恰成鲜明的对比。但不知为什么，那老树幽草的组合却另有一种令人心动的和谐，我的脸红了。

信很短，直截了当地劝我辞职去他的旅行社做导游，工资是我目前薪水的一倍。我有点动心，但还是婉拒了。

此后他又打来几次电话，我都以刚工作不久不便辞职为由推辞，一天中午正在吃饭，我的顶头上司方大姐却来找我了，说：“老程说你挺想去他们那儿的，其实这没什么，人



批
判
情
人
(下)





往高处走嘛。”原来，她和程帝是二十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了。在方大姐的帮助下，调动很快办成。

我去旅行社报到时问程帝：“你怎么能跟方大姐说是我自己想来的呢？”他不以为然地哈哈一笑：“我知道你心里是想来的，我替你心里话说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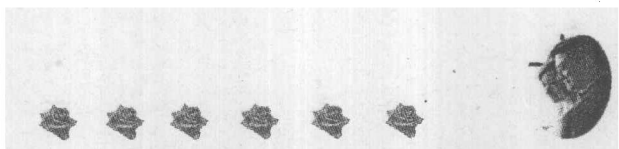
我瞪着他：“谁说的？我心里想的什么你怎么会知道？”

他站起身走过来，黑亮的眼睛直逼到我面前：“我知道得比你自已多得多。”

我只觉得眼前一黑，心里突然就变得空白，直到他的唇离开我的唇，我都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我也记不起当时的细节，但有一件事却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我爱上了他，不可救药没有理由地爱上了他。尽管他大我整整十七岁，尽管他早已娶妻生子，尽管他并不是我想像中的白马王子那般温雅，我却仍是苦苦地、苦苦地爱上他。

但这爱是罪恶的，我清晰地意识到“第三者”这个新名词，我告诉自己这是不道德的，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主动抢着一切出差的机会让自己远离他，又在每一次出差结束时归心似箭地往回赶，心焦肺炙地要看他一眼。

1994年春我们俩共同带一个海外团做泰国七日游。在高空缆车上，他取出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另一张是我报到时交上的登记照。他细细地慢慢地撕去他妻子和儿子的那一半，又细细地撕我照片上的空白部分，不看我，只定定望着前方慢慢说：“这是我能做的，不知你愿意做些什么？”我接过两个半张照片，将他们合在一起，



又一次看到老树幽草的组合，这让我想起初识的一幕，泪水滴下来，正落在两张照片的接缝处，什么都不必说了，他既然愿意为我离婚，愿意为我驱走寂寞，我自然愿以一生的柔情来抚慰彼此的伤。他伸出手臂揽住我，我伏在他的臂弯里，有些想哭，却分明又感到巨大的幸福，幸福得觉得纤弱的自己不能承载，恨不得就此凌空一跃，跳下电缆粉身碎骨来纪念这一时刻的永恒。



我难道是他情人中的一个？

批
判
情
人
(下)

但他并没有真正着手离婚，总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来搪塞我，而我明知对方是有妇之夫却仍投怀送抱，又有何颜面要求他抛妻弃子？我只有被动地等待着，等待他百忙中偶尔抽暇陪我吃顿饭聊会几天，等待他隔上三、五个月忽然抛下一句未必实践的承诺，等待他在工作的间隙哪怕抬头匆匆瞥我一眼。



我变得神情恍惚起来，结果有一次竟忘记班次没有给一个旅游团接机，被程帝在会上狠骂一顿。

下班后我一个人回到博物馆一号坑前，望着那些彩漆斑驳的兵马俑模模糊糊地想：他们是应该深埋在地下的，本来有美丽的油彩，可人们把他们挖掘出来，暴露在阳光下，于是漆落了，他们变成千人一面的黑黝黝陶俑。我想得很疲惫，没看到方大姐已悄悄来到我身边。





方大姐先是同我闲聊了两句，问了我一些工作近况，忽然话题一转，单刀直入地说：“你爱上了程帝。”

我一惊，本能地想以一句外交辞令搪过，话到嘴边，却只剩下一个字：“是。”

“那你愿意做他的情妇吗？”

我呆了，说实话这问题我还从未想过，明知他已婚而仍爱上他，已经令我内疚，但我总觉得他会离婚的，我们的爱是纯洁的。做情妇？我岂非双手捧着自己的自尊伏在他脚下任其践踏？可是我爱他，他离婚，我爱他；他不离婚，我仍然爱他。爱上他时，他已经就是这个样子了。我喃喃地说：“我不知道。”

“要是做他的情妇之一呢？”方大姐又逼进一句。

我轻轻惊呼起来：“绝不！”然后睁大眼睛望着她：“大姐，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呀！”

方大姐摇了摇头：“我什么都不知道。唉，你是个好女孩子，要好自为之呀。”方大姐的话在我心中投下一道深深的阴影。我无助的目光追随着程帝，希望能和他好好地谈一谈，可是，他总是很忙、很忙，尽管在同一个公司，我们却常常好几天都碰不到一次面。我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终于我提出了辞职。当晚，我正躲在被窝里饮泣，电话铃响了，听筒望传来的正是他那不容置疑的声音：“下来吧，我在你楼下。”我扑到窗前，果然看到他那辆由警车改装的加长型黑色大轿车霸气地卧在月光下。我提起鞋子光着脚轻悄地推门而出，立刻飞奔着下了楼。他正倚在车门旁吸烟，看到我





来，扔下烟蒂笑吟吟地张开双臂。我不顾一切地扑进他的怀里，泪水不期然打湿了他的前襟。他一下一下地抚着我的发轻叹：“傻丫头，你怎么会辞职呢？你是舍不得我的，我也舍不得你。”他略略推开我，望着我的眼睛说：“你是我的，你不可以离开我，对吗？”

我望着他，重重点头：“是，我是你的。”再次投入他温暖的怀抱，只觉天旋地转，自己仿佛被吸进一个巨大的漩涡，被越来越深地吸入深渊的底层。

我在痛苦中继续沉沦。痛苦的不是我的堕落，而是我在堕落的同时是如许的清醒。新的一年来到了，而我的生活却毫无新意，仍是自欺欺人地沉迷在饮鸩止渴的快乐里。快乐是写在水上的字，漂走了就不留下一丝痕迹，而痛苦却是绵长的，深沉的，它沉淀在心河的底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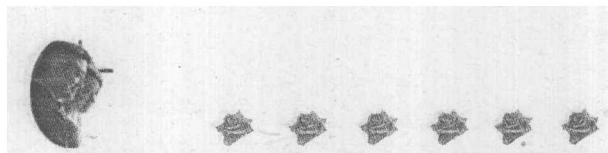
初夏，我带团远赴天池，在长春得知程帝因心肌梗塞住院的消息，直惊得魂飞魄散，却又不好扔下旅游团跑掉，好不容易挨到旅行结束，立刻马不停蹄地飞回西安，一路上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手捧鲜花来到病房，我隔窗望见有个女子坐在床边，是他的妻子吗？我有点紧张，略略平静了一下自己才轻敲一下门推门而入。女子转过头来，俊眼樱唇、清丽妩媚，居然比我还小上两岁。我微微一愣，自报家门：“我是社里的导游，刚带团回来，听说社长病了，来看看他。”女孩点点头，指一指病床上的程帝，小声说：“他刚睡，你坐一会儿吧。”接过我手中的鲜花找瓶插上。我坐在病床前呆呆地看



批
判
情
人
(下)





着程帝苍白的脸，霸气傲然的他竟也有如此软弱的时候，我的眼睛湿了，急忙掩饰地回过头。

女孩轻轻拍我的肩：“要不要出去走走？”我们一同来到医院的花园里，女孩静静地说：“我知道你，你就是那个和他好了两年，他却一直都没有真正得到的女孩……不过，你也没有得到他。”

我只觉脑子里轰地一声，眼前似有许许多多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在飞舞、破灭、升腾、碎裂、愣愣地望着那女孩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听到自己在问：“那你呢？”

“我？”女孩怡然地笑了，说：“我没读多少书，不计较太多，所以我得到了他，他毕竟是个成功而优秀的男人。”

“你们在一起有多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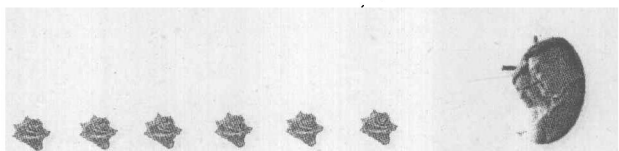
“一年。我们同居整整一年了，他对我很好，每晚都来陪我。”

一年?! 我爱了他整整两年，一直等待着要做他生命中的女主角，到如今才发觉，自己竟连配角也不是，竭尽心力，只不过串演了一出折子戏中的龙套角色，呕心沥血跑了一回过场。与我交往的两年里，这后一年的时间他竟一直在同另一个女子同居，那么我是什么？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院的，阵阵心悸中只觉万缕柔情千般痴念纠缠不休，而今却都灰飞烟灭，惟剩手执一谿，固结不破——他病中苍白的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占满了整个时空。恍惚里，我仿佛又听到自己与方大姐的对话：

“你爱上了程帝。”





“是。”

“那你愿意做他的情妇吗？”

“我不知道。”

“要是做他的情妇之一呢？”

“绝不！”

第二天早晨，医院门一开，我便带了大包小包的水果、营养品、报纸书籍和鲜花来了。程帝看到我，眼中掠过一抹愧疚，那女孩识趣地走开了。程帝嗫嚅地说：“她……”我却立刻打断了他，言笑晏晏地说起天池见闻来。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每天一早我便赶去医院，鲜花、水果、营养品，花光了我工作以来为数不多的全部积蓄。

一个多月后，程帝出院了。旅行社全体出动前去迎接，我没有去，办公桌上摆放着打印整齐的辞职报告和工作记录，而我本人，已坐在了南下的列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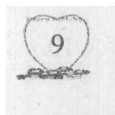
那一天是1995年的6月18日，我离开了西安，离开了我今生最痛的爱，离开了想程帝找程帝的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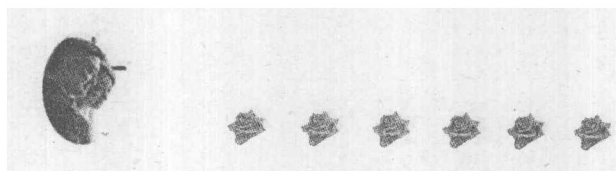
我们永远都只是自己故事的导演，还是不要轻易到别人的故事里客串角色吧……

(西岭雪)



批
判
情
人
(下)





第三者癫狂过后是毁灭



情感
体验
实录

严打，让一桩悬案 13 峰回路转

1996 年 4 月 28 日上午，郑州市邙山区公安局刑侦大队突然接到了南京市鼓楼分局的一个电话：该局收审了一个叫焦广胜的吸毒、贩毒人员，在强大的法律威压下，焦不仅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且还供出了一个叫杨红斌的嫌疑犯。焦称：1994 年 12 月初，在郑州打工的杨红斌曾杀死了一个姓马的女会计，然后带着一个叫李惠琳的女孩潜逃到了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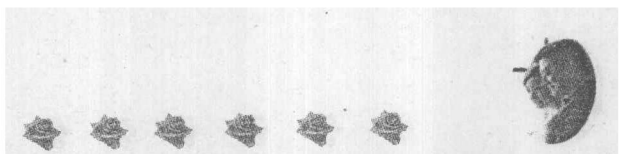


电话记录马上送到了邙山分局领导的办公桌上，负责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剑眉一挑，马上就联想到了一年多来一直悬而未了的“12. 2”失踪案。

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12. 2”悬案。

那是 1994 年 12 月 2 日，邙山分局刑侦大队突然接到报案：郑州市丽正旅游工艺品公司现年 35 岁的女会计马素梅神秘失踪。刑侦人员通过对公司账目和款项进行清理后，排





除了马携款外逃的可能。这就意味着马极有可能遭人绑架，或遇不测。案情就是命令，刑侦大队立即成立了“12. 2”专案组，调遣得力干将着手破案。通过紧张地内查外调、明察暗访，专案组很快就掌握了几条重要线索：一是马素梅与该公司经理李永胜（化名）关系暧昧并长期非法姘居；二是案发当日李永胜的女儿、同时又是该公司职工的李惠琳及其情夫——南京来郑打工人员杨红斌也同时失踪。应该说为了早日破案，干警们的确下了工夫，跑南京、上安徽，顶风冒雪、历经艰辛。然而，由于作案嫌疑人已经潜逃，马素梅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12. 2”失踪案只好暂时悬了起来。经过充分周密的调查，杨红斌和李惠琳被缉捕。

在审讯室里，杨红斌供认，他是为了讨情妇李惠琳欢心，才杀马素梅的；而李惠琳则说，她是在替妈妈复仇。为欲而迷，为欲而狂，原来穷凶极恶的理由，竟是这么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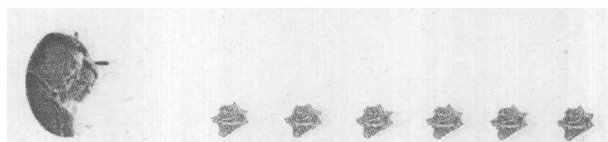
批
判
情
人
（
下
）

她开始了“第三者”之旅， 也把自己送入了死神的黑名单



马素梅，这个惨遭杀戮，被抛尸黄河的女人，应算是不幸的。但人们却不肯给她太多的同情，因为是她自己把自己送上了那血腥的祭坛。

自幼生长在郑州的马素梅，在结识李永胜之前，还算是个有一番抱负，很有主见的女子。好像就因为心性太高，相



貌姣美的她，却在婚恋问题上经受了一番波折，她先后谈过好几位对象，其中也不乏品貌兼优者，可都因为马的过分挑剔而终告分手。高不成、低不就，一转跟就成了大姑娘的马素梅婚事渐渐成了一个难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由理由相信，如果不是遇到李永胜，马素梅的一生肯定不至于这么尴尬而又短暂。

但她偏偏认识了李永胜。

那时的李永胜已经人到中年，家中也有了妻子儿女。按说，作为顶门立户的当家汉子，他是该到了勤勤恳恳持家过日子的年龄；但身为出租汽车司机的他，却偏偏生出了一颗不安分的心，而且总好对年轻貌美的姑娘“浮想联翩”。就这么，1986年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永胜将同在汽车出租公司供职，正待字闺中的马素梅纳入了视野。于是，两人由素昧平生，渐渐地成了熟人，并且很快将关系演化得极不一般。

作为一个曾经渴望家庭生活的女子，马素梅是在做了别人情妇之后，才想起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自己总不能做一辈子第三者吧？因此，在她跟李某苟合之时，开始有了一个新内容，她要名分，她要登堂入室，做他的老婆。对于李永胜，这无疑是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尽管如此，但他还是慢慢地采取了行动——开始找茬与妻子闹离婚。怎奈李妻死抱着婚姻这棵大树不放，一方面，她怕孩子们遭人耻笑，另一方面，她也心存一丝侥幸，在等待丈夫回心转意。

按说，与情人正式结合无望，马素梅是该悬崖勒马了，